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昱

最近在看《上阳赋》，身为大女主电视剧，《上阳赋》的态度很明确：我是虚构的。但实际上，《上阳赋》有非常浓烈的历史的影子，该剧“公主嫁将军”的故事主线，直接套用了中国历史上一段真人真事，而这次裂变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如果没有它，我们的历史也许会大不相同。

《上阳赋》的世界观，取材于东晋和南朝。剧中的两大士族，直接姓了王、谢这两个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姓氏。

士族在东晋和南朝是有很大权力的，而且个别家族权力大得超乎想象。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士族大臣确实不怎么把皇帝当盘菜，跟明清皇帝一不高兴就能当庭打大臣屁股完全是两个画风。

如果说西晋好歹还是皇帝与士族分权的“士族共和国”，东晋的皇上简直就成了士族的傀儡。领导东晋“衣冠南渡”的晋元帝司马睿，这种人称帝本来是没有合法性的，是大士族王导力主扶他上位，他才坐上了皇位。上台后，司马睿立刻任命王导为丞相、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武冈侯、假节、录尚书事、领中书监，剑履上殿、从萧何故事……这个画风，特别像汉献帝当年给曹操的那个套餐。

而这个王导的祖先，说来你肯定也熟，就是《三国演义》里被诸葛亮丞相喷死的那个倒霉蛋王朗。王朗的孙女是王元姬，她后来嫁给了司马昭（其心路人皆知那位），算是历史上第一个“王氏之女”。

所以《上阳赋》里“得王氏之女得天下”，这个说法历史上是真的，司马家后来与琅琊王氏频繁联姻，的确不乏剧中那种皇帝跟王氏族长相娶妹妹，当“共轭妹夫”的情景。

当然，你可能会问，王导怎么那么傻，都到这份儿上了，把皇帝扒拉开自己做皇帝多爽啊。曹氏、司马氏当初不都是这么干的吗？

其实王导才是聪明人，他知道，经过数百年的经营，士族对皇权体系的侵蚀已经达到极致。此时顶个篡位的骂名去当那个傀儡皇帝，还真未必比当实权丞相过瘾。所以，魏晋上演了两次丞相篡位游戏，到这里突然停顿了。王导去世前还留下家训，要求子孙谨守臣礼。王氏有家训这个事儿，在《上阳赋》里也反复体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听听，很有深意。

由东晋至南朝，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皇帝轮流坐，丞相却从来只在王谢两家打转儿。甭管哪个姓氏的皇帝登基，都需要几个大士族的扶保。这些士族朝里有官做，地方有私产，体制上还给他们世代为官的保障。日子过得怎一个爽字了得。

但，一个意外的搅局者的出现，打断了这个进程。

公元547年，南梁太清元年，有一天梁武帝萧衍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他梦见已经沦陷五胡多年的北方故土突然尽数归附，自己在一位大将的扶保下直入宛洛，江山重归一统，他永载史册。

公道地讲，这个梁武帝其实还是蛮有资格做这种梦的，因为他是大梁的开国皇帝。而梁朝在当时的南北朝格局中，确实占据十分有利的位置——当时南北政权的分界线，不是长江，而是秦岭至淮河一线。此时北方曾经强大的北魏政权已经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彼此势同水火，双方都在讨好大梁。三个政权中，梁不仅领土最大，人口最多，还有华夏正统的名分，“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处于相对优势。

就在梁武帝上朝跟大臣们讲这个梦时，突然有人来报：东魏河南道大行台、拥兵十万的大将侯景愿意以其治下十三州之地全土归附梁朝，请求梁武帝接纳。

侯景，也就是《上阳赋》男主角萧綦的原型。这个人在那个乱世也算能征惯战之将，北魏分裂的时候，他作为东魏实际掌权者高欢的“投资合伙人”率部投奔，创业成功后，他被高欢裂土以封，算是一方诸侯。但这个人跟高欢的世子高澄不睦，公开扬言：“王（高欢）在，吾不敢有异；王无，吾不能与鲜卑小儿（高澄）共事！”等你老爹一死，我就跳反。天下哪有主公容得下这样的权臣呢？于是547年高欢刚一咽气儿，侯景就跟高澄撕开了，但胳膊毕竟拧不过大腿，侯景打得很吃力，就分别向西魏和南梁去信，请求收留。

侯景占的这片地确实不小。西魏当时主政的宇文泰，绝对是中国历史上排得上号的一代雄主。面对侯景人地双得的诱惑，宇文泰做出了非常冷静地分析，认为这个人狼子野心，不可收留。所以回信给侯景开了一堆空头支票，就是不出兵，侯景这下只能指望梁武帝了。

梁武帝未必不知道侯景这人，但他的算盘跟宇文泰打得不一样。除了前文说的“克复中原”的南朝夙愿，还有一个问题左右了梁武帝的思维：他试图给侯景这个强援，反过来压服梁朝国内的士族大户。

由东晋至南梁，南朝士族经过两百年的发展，到梁武帝的时候已经闹到了很不像话的地步，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还要朝廷给他们世卿世禄。梁武帝估计觉得这时候确实需要引入侯景这条鲑鱼，来搅动一下南梁这滩死水。于是他一改往日有啥事儿都跟士族大夫们好商量的态度，断然下诏：封侯景为大将军、河南王，都督南北诸军事、大行台，同时尽遣国内众军，去接应这位大梁有史以来第一位异姓王。

是的，这个侯景就是《上阳赋》开篇时萧綦获封豫章王的历史原型。只不过，与剧中的男主有斩呼兰王的赫赫武功不同，原本挺会打仗的侯景在拿到河南王的封号之后就屡战屡败。

在《上阳赋》里，导致大成王朝出现后来一系列裂变的，是萧綦建功之后，皇帝为拉拢他而强行包办婚姻。但在真实历史上，引发之后更多变故的，却是侯景溃败后自己的求婚。

前线大败亏输后，侯景入梁陛见梁武帝，请以王谢之女配之——反正王家或者谢家，皇上你得安排一个女儿嫁我。看得出，侯景这会儿想的还是打入南朝统治集团内部，攀附上王谢两家，以后就有政治资本了。

梁武帝十分干脆地拒绝了这位自己亲封的河南王——皇上当然不能答应，想当初拉你侯景来，本就是为了牵制世家大族，如今你的兵没了，还想跟士族结成利益共同体？哪有那么美的事。

但梁武帝其实也没有亏待侯景，给了他“南豫州牧”的身份，让他镇守在江北的寿春。结果，侯景在同年就果断起兵造反，掀起了以他名字命名的“侯景之乱”。

《上阳赋》中的萧綦只有一身会打仗的才华，但历史上的侯景能搞这么大阵仗，是因为他刚好站在了南朝这场三百年“社会实验”的终点上——皇权与士族的分肥游戏，底层的民众已经忍够了。他们聚集在这个“乱臣贼子”的旗下，掀起了一场崩塌旧制度的“大革命”。气饿交加之下，梁武帝在困中病死，死时年已八十六岁，算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长寿皇帝。在几个势力之间和稀泥，《上阳赋》里马皇帝也很辛苦，死得很惨。

但，历史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小八卦。史载，梁武帝有一个最宠爱的孙女：溧阳公主，生得国色天香，晓音律、善歌舞。侯景打着“吊民伐罪”旗号打进建康城的时候，这位公主刚举行完及笄之礼，年方十五岁。

是的，这位溧阳公主，就是《上阳赋》中章子怡演的上阳郡主的原型。这位公主确实童年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然后在及笄之年，嫁了一个掌握兵权的异姓王爷。

《上阳赋》原作者最初的故事灵感，一定是从这个八卦来的，因为这里面很多细节太像了。只不过，这个溧阳郡主与河南王侯景之间究竟是咋回事儿，正史和演义小说众说纷纭：有的说法是，侯景垂涎溧阳公主的美色已久，当初起兵作乱理由之一就是要进京“武装抢亲”。梁武帝死后，侯景立刻找到了公主的父亲，梁武帝之子萧纲，以扶立他称帝为条件强娶了公主。当然，这是典型的小说家言。正史比较认可的说法则是，侯景在梁武帝死后觉得篡位的时候还没到，就立了萧纲当简文帝，同时撸草打兔子，把公主给笑纳了。

总之，与《上阳赋》中男女主从“包办婚姻”历尽波折走向“自由恋爱”不同，这两个人故事后续的发展非常悲剧。侯景自从得了倾国倾城的溧阳公主后，就被她的美色所诱惑，整天跟她腻歪在一起，连政务都耽误了，手下人心日益离散。

而梁武帝当初分封在各地的子侄们，看到“超长待机”的老皇帝总算借侯景之手被除掉了，纷纷一改原先拥兵观望的状态，起兵“报仇”。侯景外有强敌围剿，内部又众叛亲离，很快就被剿灭了。

侯景死后，他的尸体被运到建康，士族们对这个搅局者怨愤难平，出现惊人一幕。据《梁书》记载：“百姓争取脍炙，焚骨扬灰。曾罹其祸者，乃以灰和酒饮之。”至于那位曾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风华绝代、人见人爱的公主后来怎样了，无论历史还是演义小说都没有记载。但可以肯定，这位公主后来一定命途多舛，因为之后的南朝始终处于乱世当中。

侯景之乱彻底打破了南朝旧有的政治生态，王谢等士族自此一蹶不振，这也成了中国皇权与士族共治体制的一个转折点。此役之后，门阀士族开始走向下坡路，皇权则越发强大。中国的“贵族时代”，迎来了落幕。

【文化观】

中文播客缓慢出圈，小而美的精神花园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睿

谈美食、谈音乐、谈小说……越来越多的听众喜欢将播客当成自己做家务的BGM。从近期业界频频动作能够感觉到，作为音频领域已出现多年的产品形态“播客”正在快速升温。有人说2020年是播客年，中文播客正在悄无声息地蔓延开来，越来越多的播客主加入，话题精彩纷呈，行业也日渐繁荣。

看到“播客(Podcast)”这个名词，多数人会感到熟悉又陌生，这个诞生于2004年的数字媒体来自美国，年龄实属不小，但几乎在整个Web 2.0时代，播客都是一种发展缓慢而小众的媒体形式。直到2014年，美国一档名叫《Serial》的播客诞生，这是一档非虚构类节目，节目以主持人莎拉·凯尼格的独白开始，她讲起了自己调查一起15年前的谋杀案真相的过程。《Serial》的精彩程度不亚于美剧，迅速风靡美国甚至全球，节目创下了iTunes历史上最快达到五百万下载量的播客纪录，平均每集收听人数超过150万人，让不温不火的播客节目重新为人熟知。

从内容上看，播客有点类似于电台广播，都是有主持人或者主播在音频里讲故事、聊话题，在《Serial》之后，美国出现了越来越多制作精良的播客节目，制作者也大都具有传统广播电台的从业经历。但从传播形式和技术上，两者完全不一样，传统电台广播是一种大众传媒方式，只能在特定的时间依照节目时间表进行，内容以新闻、音乐和交通广播为主，时间、场景和内容都十分受限，只能满足听众小部分需求；而播客是一个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个人电台或音频应用，更移动便捷，内容也更具有个人特色和话题性。

与iTunes中的应用“播客”相似，蜻蜓FM、喜马拉雅、考拉FM、荔枝FM等移动网络电台成为了国内第一批网络音频应用，小说、相声、广播剧等有声读物日渐火热，它们的播放量高达上亿次，但在内容上无法称之为“中文播客”。

中文播客有着更狭义、更小众的圈子，早在《Serial》火爆之前，中文播客就已经跃跃欲试，从2005年的独立播客“反波antiwave”节目算起，中文播客已经发展了16年，小而美、内容精深、带有个人风格的讨论是中文播客的特征。现在，中文播客的热衷者们一般戏称播客主为“精神富人”，而播客的话题五花八门，主播由一个或者多个，更像是“圆桌派”的音频版。目前，最火的中文播客APP是一款名为“小宇宙”的应用，是播客爱好者们的聚集地。很多人最初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接触播客的，入门之后会发现，播客的世界挺丰富。

闲聊喜剧类播客经常是排在“小宇宙”前排的内容，这类内容门槛低，谈美食、谈音乐、谈小说，很多听众喜欢将这类播客当成自己做家务的BGM，既轻松有趣，也不需要集中注意力去思考，“车间访谈”“差点儿FM”“无聊斋”“津津乐道”等节目是闲聊类播客的代表。

文化泛谈类播客是中文播客世界最常见的一种类型，这类播客主要靠主持人和嘉宾本身的知识储备，在节目中聊的话题十分杂糅。播客《梁文道·八分》就包含了文化现象、社会趋势和社会热点等话题，主持人梁文道在节目中经常发散思维，重新审视一些现象，“拼多多事件”“歌曲《小娟》”“五条人”等热点一个都没放过；《声东击西》是几位驻美记者制作的播客，节目多讨论城市、创新、和人文观察；在喜马拉雅播放的《晓说》也是较为典型的文化泛谈类播客，节目内容以主持人高晓松的脱口秀为主。

女性话题是播客中较有人气的一种，近年来社会对女性权益的关注也推动了播客主们的对此话题的选择，播客“随机波动”就是其中之一。“随机波动”是由三位女性媒体人发起的泛文化类播客，她们有着六万余人的订阅者，今年年初，节目以《是谁在抑止女性冒犯和写作》为主题，从女性脱口秀演员杨笠引发的争议讲起，也谈到了网络作家七英俊被男性作家围猎，探讨了女性公共表达的边界、女性创作和智识成果遭到质疑和排斥的现状，而一代又一代女性用出色的作品激励了女性后辈们继续勇敢创作和言说。这期节目的播放量高达2.1万，在小众的播客节目中十分难得。

此外，文学播客、成长类播客、行业类播客、情感类播客都在中文播客屈居有一席之地，内容的垂直让播客听众们有着无与伦比的高黏性，但也天然设置了一定高度的门槛。目前，市面上的播客应用不算太多。除了“小宇宙”这款圈内人常用的APP，海盗电台、Soundon、IOS的原生应用播客也是听众的常住地；蜻蜓FM、喜马拉雅、网易云等音频音乐类应用都有播客的入口；最近，快手开发了一个新的播客应用“皮艇”，slogan为“听有趣的人聊聊世界”，大厂的入场也加快了播客出圈的步伐。

播客的伴随性充裕了现代人的碎片化时间，无论是通勤、家务还是睡前，播客让获取信息的途径更加自由。有人说，2020年是播客年，中文播客正在悄无声息地蔓延开来，越来越多的播客主加入，话题精彩纷呈，行业也日渐繁荣。对于大多数播客主们来说，以前录播客更多的是一种热爱，一种工作之余的消遣，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喜欢拍VLog一样。但长久、持续的内容输出势必会占据精力，目前绝大部分的中文播客主还在长久地“义务劳动”，原创内容越来越艰难，能否让播客主们赚到钱是连听众们都着急的问题，这也是维持播客长久生命力的关键所在。